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我的成名与不幸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我的成名与不幸

王人美口述

解波整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成名与不幸: 王人美自传 / 王人美口述.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8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ISBN 978-7-5399-3747-2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王人美 (1914~1987)
—自传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4883 号

书 名 我的成名与不幸

口 述 王人美

整 理 解 波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丹 枫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70 千

印 张 7.62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747-2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朴素的记录 善良的心声

司徒慧敏

读人美的《我的成名与不幸》初稿，引起我很多联想、回忆与思考。

我作为人美的朋友，至今已渡过了五十三年。五十三年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刹那间的事，但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半个多世纪，是很长的了。这五十三年间我们有时在一起，有时相隔万里之外。但无论在一起或分别多年，我总忘记不了人美以及我们青年时代一起工作过、相处过的朋友们。所以读到《我的成名与不幸》一书中所说的一切，如同我自己身边事，深感亲切。

我第一次认识人美是在一九三二年夏天，那时我刚从国外回到上海不久，也算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新兵。人美虽然比我年轻四五岁——那时她不过十七八岁，但她已经演过孙瑜导演的《野玫瑰》和其他一些影片。而那以前，她早已参加了“明月歌舞团”并且被人称为歌舞界的“四大天王”之一。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年，就戴上“天王”、“野猫”的花冠，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成名太容易”和“一帆风顺”了。但是我知道她成名之前，当人们看她还是黄毛丫头的时候，她已经随着时代和生活的洪流，踏上社会，参加了“明月歌舞团”，走南闯北，漂洋过海，经历过了种种的磨练。

人美在讲述她走过的迂回曲折道路时，由于数年前患过脑血栓病，语言似乎不太流畅，但她的思路还是明白的。她总想尽最大努力回忆清楚，说清楚。她是很认真的，也是很费劲的。

一二年来，她多次见到我或者在电话中和我谈到她的过去。问我哪一年、哪一个月和她共同经历过的一些事。今天我读到她的《我的成名与不幸》，在语气中，在有些章节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她很吃力的神情。三年来，我曾接到过她好几次电话，有时她先表扬我一两句：“同志们说你记性最好……”然后说：“你可记得我们摄影队到石埔乡去拍摄《渔光曲》的外景，是哪一年的事？”还问：“我们到渔民家去深入生活是怎么去的，有哪些人一同去？当时情况怎么样？”等等。我告诉她说：那是一九三三年秋天。我当时并不是参加摄影队，只是蔡楚生约我去看看，要我和聂耳共同商量能不能配音。那时《渔光曲》已拍摄了一大部分外景了。和他们一路到石埔渔村，但那时不叫“深入生活”，只是去看一看。交谈时她的话是结结巴巴地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嘴里吐出来，非常吃力。最后差不多总是我说：“电话里是说不清的，等我有空来看你当面谈吧！”来结束我们每次冗长的电话交谈。到如今，我读到人美《我的成名与不幸》之时，我感情深处觉得十分对不住她。因为自己琐事缠身，没有一次能够实现我的诺言，和她当面谈得更清楚一些。而今，她靠自己的认真努力，去回忆一切，加上解波同志的帮助，好不容易才写成这本纯朴、真实的个人生活经历、接触和所见所闻的记录。

人美的心灵是十分美好的。她写这本回忆录不仅能给青年人以有益的教育，也使我们同时代人得到联想和借鉴。人美说把这些事写出来如果能够对今天或明天的人们有一点点用处就是她最大的愉快和满足。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人美也说：“我衷心希望青年朋友们：一、不要依仗父兄的荫凉；二、不可躺在社会主义优越性上；三、切莫靠机会和碰运气。”还告诫青年们，必须长期刻苦努力，在学习上打下坚实的基本功，获取真才实学，

多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工作和学习上遇到困难，贵在坚韧不拔。一时有所成就，则贵在有自知之明。而满足便是停顿和倒退的开始，其后果可能是老大徒伤悲。人美就是有这样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告诫和爱护我们的青年人，把自己青年时代的“一帆风顺”，“成名太容易”看作是造成不幸的原因。

人美说到她个人遭遇不幸的原因，有其一定的道理。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复杂的封建与资本主义时代，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今天。旧时代我们的曲折遭遇是今天的年轻人不容易完全理解的。这一辈人当然包括人美那样“成名太容易”，“一帆风顺”，有一点成就被人吹捧得忘乎所以。另外还有更多的人则在长期艰苦挣扎中奋斗过来，甚至有不少人被排挤、践踏。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有过不同程度的遭遇，各有各的不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美看到人民已经得到了政权，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她满怀希望、喜悦与信心。正如她自己说的，看着当时的光景，不觉热泪盈眶。不过流的不是以往艰难岁月中的辛酸的眼泪，而是激动的热泪，幸福的热泪。她的这种心情，我们同辈的人都有所同感。就在那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刻，她下定决心，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努力学习，力求进步。当时她才不过三十四五岁，已经是一个饱尝风霜，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艺术锻炼的人。这种经历应该成为一个成熟的演员的好条件，可惜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只是在几部影片中演过她自己乐于接受的配角。既使在某部影片中担任了主要角色，然而又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原因是复杂的。那是新旧社会交替的年代，她们熟悉的旧社会已经离开她越来越远，新社会的事物又迅速变化，而她自己一时间又跟不上，很不熟悉，很不习惯。她听人说，要学习工农兵，表演工农兵，一来工农兵她很不熟悉，二来

工农兵也在进步，人在变化，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加上解放后一个“运动”跟着又一个“运动”。就这样，在她正在努力奋进，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勇猛向前的时候，她病倒了。那时我还在国外。二三年后我刚回来，才听到一位长期关心人美的老同志告诉我，说人美病了，是精神病。原因是在运动中她经不起折腾。当初我听到这个理由还不大能理解。那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来自蒋管区，也有不少人由港澳地区或从海外回到内地。他们和从延安及其他解放区来的同志们会合在一起。这样就明显形成了有人是经过了学习，经过了改造的，而另一群人则必须甘心情愿地去学习去改造。这另外的一群人当中就有一个王人美。当然在这为数众多的人中也会有迫于革命形势，不得已来参加这个学习与改造运动的。那位关心人美的老同志解释说：在这些运动中，有的人经受得起，有的人经受不起。而其中还有少数人则以为经过学习，自以为改造好了，便以革命的名义，带头打冲锋，又去改造别人。这些人久经锻炼，习惯成自然，自我改造成为“运动员”。这样的人，在革命队伍中为数不多，但影响可大。而人美呢，由于诚实，认真，而体质又较差，她竟然遇到像她书中所说的虎视眈眈地看着她跟一个二三十年前认识她的尼姑搭讪两句话也准备去批斗她的人。人美说：当时那位同志追问她和那个尼姑有什么关系？她当场被那连珠炮般的责问轰懵了，呆愣愣说不出话来。人的体质、精神，有强有弱；人的精神状态，对于防御外间压力，也各有不同的反应。据我所知，人美有时表现得很坚强，但精神和身体一经受了挫伤，也容易显得软弱。她就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不能不害病了。想起这些，我不能抑制我的同情和感伤。

人美正在奋发向上，在演技才能和认识上都处在逐步成熟

时期,而她的艺术实践反而步步后退下来,竟然在不满五十三岁就从摄影机前消失了。关于这一点,三十年前就有人解释说:因为她的年岁太大了。这话不能使我信服,我也不能以此来说服别人。按她自己的说法,她确曾努力去表现新时代新人物的精神面貌,但她又很不熟悉这些新的一切。这当然可以说是人美退出银幕的一个理由。但当时,人美是有着烈焰般的热情的,并在继续认真学习,假如能给她以更多的实践机会去锻炼、尝试,我想她会有更大成就的。论一个演员的年龄,如果说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就不能担当主要角色,在中外电影史上是找不出这样一条规律的。如演过名片《战地钟声》、《圣女贞德》、《卡萨布兰卡》的名演员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到了六十三岁还主演了《秋光奏鸣曲》。在欧美舞台和银幕上久负盛名的伊丽莎白·伯格娜在她三十六岁时饰演了莎士比亚名作《如愿》(曾译名《皆大欢喜》)中的少女菲碧,而在一九七四年她已经七十四岁还在德国主演了《行人》一片,获得了声誉。曾演过包括《百万金圆》等名片的格勒哥利·配克(Gregory Peck),到了他将近七十之年还演了不久前在我国上演的英国名片《海狼》。前年他来我国作短期访问时曾对我说:只要留在人间,还要继续演下去。我国也有过年岁较大的演员。这仅是信手拾来的一些例子,说明年龄不应是阻碍人美银幕生活的理由。为什么许多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员,其艺术生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而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演员却如此之短暂?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只说是年龄。使人不能不回到五十年代当时的情况。也不能不令人深思。

人美已经艰难地步入老年,她只能诚实地诉述她的经历。但愿人们能从中记取有益的教训,追惜老年人已经失去的青春,爱护成长中的青年们的前途。

朴素的记录 善良的心声 一

第一次演主角和「四大天王」 六五

第一辑 童年的梦 一

双亲的喜和忧 三

我第一次见毛泽东 一〇

我少年时的爱好 一六

大革命失败和家庭人员星散 二三

第三辑 成名之路 七七

他推我走上银幕 七九

有声片种种 九〇

两个蔡楚生 一〇〇

《渔光曲》诞生的艰难历程 一〇八

第二辑 黄毛丫头和歌舞 二九

中国最早的歌舞学校 三一

黎锦晖的代表作是什么 四一

黎锦晖为什么写情歌 四八

中国第一个赴南洋演出的歌舞团 五八

第四辑 明星的苦恼 一一九

风云变幻中拍《风云儿女》 一二一

影坛未名篮球队 一三二

我所了解的吴永刚 一四一

明星的苦恼和冲破罗网 一五五

目 录

第五辑 人生的螺旋 一六九

流亡生活中的泪和笑 一七一

十字路口 一八一

倔老头叶浅予 一九一

追求和遗憾 二〇一

附：王人美年表 二一四

后记 二二七

双亲的喜和忧

我今年整七十，上了岁数，记性就差了，加上我犯过两次精神病，脑子更像一盆糨糊。你别惊讶，我是犯过这种病，当然比较轻微。为什么犯病？三言两语很难说清，也许看完这部回忆录你就理解了。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八日我出生在长沙，原籍湖南浏阳县，小名细细，上有五个哥哥，四个姐姐。你该笑话我们家孩子成串吧！当时的人们脑子旧，再加上军阀混战、瘟疫猖獗，弱小的生命最容易被摧折，因此希望多生。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只有七个长大成人，婶子大娘已经非常羡慕了。我亲眼见到左邻右舍求神拜佛保佑家里人丁兴旺、无病无灾。我父亲比较开明，不信和尚、道士，可是家里也供着祖宗牌位，每逢除夕之夜他带领全家给祖宗牌位三鞠躬，大概也是希望子子孙孙能相继不断吧！

你瞧我说话东拉西扯缺少条理。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噢，问我父亲的名字和工作。我父亲叫王正枢，号立庵。他是当时湖南有名的数学教员，曾经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他不但数学好，古文不错，连书法、医道也懂得一些。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经常看见他总是身边一炉香、手中一支笔，埋在书堆里读书。听长辈念叨，父亲的藏书中有不少珍贵的古籍，可惜全部毁于长沙大火。父亲待人谦和，不论是谁，求他开帖中药方或者写副对联，他都有求必应。他对孩子更是宽厚慈爱。我记得大姐、二姐有段时间看《红楼梦》入了迷，放学后躲进小楼里不下



一九二六年在湖南长沙

来，家里人左一遍右一遍喊她们吃饭，她们才磨磨蹭蹭来到饭桌旁，却是一副丧魂落魄的神气，尤其是大姐，可能是边看书边落泪，两眼老是又红又肿，活像两颗熟透了的樱桃。曹雪芹的《红楼梦》，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古典文学名著，倒退六十多年，长沙城里好些人家还把它当淫书呢。那些爱管闲事的婶子大娘听说我姐姐偷看《红楼梦》，就在我父亲面前絮絮叨叨，要他好好管教。你猜我父亲怎么着？他笑咪咪地洗耳恭听，就是不露一个“管”字。家里人说，这是父亲的老办法。我大姐、二姐出生在光绪末年，那时还兴女孩缠脚，婶子大娘跟父亲唠叨不休，我父亲也是不吐一个“缠”字。我两位姐姐都是天足，连家里雇请的老保姆易嫂也是大脚婆。提起易嫂，我又想起一件事。易嫂识几个字，喜欢背《三字经》，不过有时把“人之初，性本善”背成“人之初，本性善”。当我和三哥牙牙学语时，她就教我们背《三字经》，还洋洋得意地要我们在饭桌上背诵。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些易嫂的高足，背得磕磕碰碰，颠三倒四，惹得大家一片哄笑。我父亲呢？不但不笑话易嫂，还要嘉奖几句。

现在想来，我父亲主张孩子们的知识面要广一些、博一些。当然，这有个前提，必须学好正课、学好基础知识。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大约发生在我三四岁的那年夏天。小哥哥和小姐姐刚上小学不久，受了半年拘束，好不容易盼来暑假，活像脱缰的野马，整天嘻嘻哈哈地又玩又闹，连暑期作业都丢在脑后。父亲知道后，让三哥他们搬来长桌板凳，放在天井的房檐下，还教他们做了个土风扇，用许多长条的布，系在木棍上，悬挂起来，木棍连有绳子，一拉绳子，布条前后摇晃，就有凉风。对了，我应该说明一下，我们湖南的天井，相当于北京的院子。父亲把一切准备就绪后，命令三哥他们老老实实在房檐下，上午亲自给他们讲书，下午督促他们做作业，除了晚上和星期天外，不许玩儿。整

整个暑假，父亲很少外出访友，也放弃了埋头读书的乐趣，陪着几个孩子复习功课，还常常替孩子们拉动土风扇的绳子。那时候，我也天天搬只小板凳坐在后面。你别以为我从小爱学习，不是的。因为上中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不跟我玩，上小学的小哥哥小姐姐又不能玩。我一个人闷得慌，只好跟来了。我有时坐在板凳上打打盹，有时蹲在地上拔拔草，不过，我很喜欢听哥哥姐姐背书，那声音忽儿高，忽儿低，忽儿快，忽儿慢，好听得。听着听着，我也听熟了。有一次，我扯开嗓子跟着背“孟子见梁惠王”，想不到惊动了父亲。父亲走到我身边，把我抱起来。我看得出来，父亲心里很高兴，连眼睛也带着笑意。后来，父亲给我起了个学名，叫王庶熙。庶熙两字出自《尚书·尧典》里的“庶绩咸熙”，意思是许多事情都振兴起来。我体会父亲的心情是希望孩子们认认真真地读好书、扎扎实实地学些本领，将来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出力。

父亲以为读书可以救国，发展工业可以救国，所以一心想送孩子去国外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马克贬值，用中国钱在那里生活比较便宜，因此父亲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钱，以及临时挪借来的一笔款子，都交给我大哥王人旋，让他去德国求学。听说大哥临走时，父亲再三嘱咐他多学些外国的先进技术，回来发展民族工业，振兴中华。父亲真是一片苦心呀。

大哥在留德期间结识了朱德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朱德同志印象极深。他告诉过我们，留德期间，中国人开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争着发言，朱德同志很少说话，而会后却抢着干那些刻蜡纸、印材料一类的具体工作。后来他转到苏联学习，与乌兰夫、孙冶方同志合住在一位苏联老大娘家，不料被王明清党时开除出党。据说起因是他给俄国女教师的俄文教学方法提了些意见。你说可笑不可笑。

北伐战争期间,大哥回到武汉,又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命,到德国购买军火,由于汪精卫叛变革命,没能回国。一九三〇年,他回到东北,第二年到上海,加入邓演达创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那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开展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斗争。在上海的时候,大哥和章伯钧同住法租界。有次夜里,邓演达还来大哥家开会。不久,邓演达被蒋介石逮捕。大哥匆匆去西安,后来也被逮捕。获释后,他东飘西泊,无所作为。记得一九四二年我从桂林到重庆找他,他在一家小小的卫生用具制造厂当工程师。他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是因为厂长连瑞琦和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朋友。连瑞琦有个女儿叫连德枝,现在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你认识连德枝吗?她在儿童剧《马兰花》里扮小猴,演得可像了。我从小学习儿童歌舞,应该关心儿童剧团,何况他们最后又不肯接受。我心里常想要为儿童多做事,偏偏做得很少,真是力不从心。唉!这不听话的眼泪涌上来了。对,对,我还是接着讲大哥的情况。解放以后,我大哥在一机部当工程师,出任过农工党北京市委主席。一九六四年病故。你看,我大哥虽然也想按照父亲的嘱托,用学来的知识为振兴中华效力,但他走的是一条多么曲折迂回的道路。

你累了吗?要不要歇一歇?我么,我不累,我已经老了,又行动不便,不能为党为人民做什么工作。如果我回忆的一切,经过你的整理,能够对今天或明天的人们有一点点用处,就是我的愉快和满足,怎么还会觉得累呢?你也不累,那好,我们接着聊。我还想告诉你我父亲不但关心孩子们的学习,也重视孩子们的游戏。学校组织春游,他支持我们参加,每逢节假日,他鼓励我们登天心阁、爬岳麓山。最有意思的是每年正月初一到初五,父亲陪我们玩牌九,他亲自坐庄,孩子们全参加。那几天,